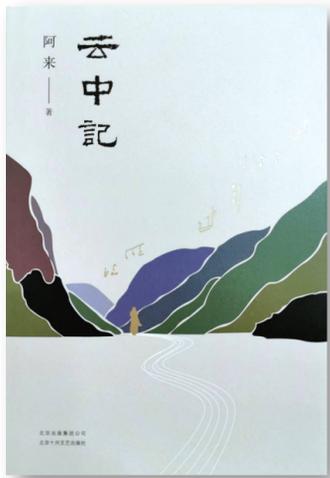


重点  
阅读

## 《云中记》中的草木之殇

林雪儿



大概80多种植物生长在阿来的《云中记》里,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听说过的和没听说过的,草木们在阿来的《云中记》中来过,站在大地上,它们和云中村的逝者,更确切地说和所有在地震中失去生命的人一样,被阿来记着,惦念。也被我们记着,惦念。

在宜宾发生六级地震的前一天,我开始读阿来的《云中记》,那个已经过去的2008年5月,没人能忘。那个时候灾难降临,那个时候众志成城,《云中记》会怎么写呢,我带着好奇也带着期待。合上这本书的时候,是个周末,我闭上了过多的眼睛,听那首一直伴着作者写作的安魂曲,心里想《云中记》算是对地震中失去的生命最大的安慰,也是对消失的草木及大地透彻的安插。放下,真的该放下了。睁开眼,看到阳台上的海棠,叶片在风中微颤,想到它的来处,想到阳台上所有草木的来处,心里满是感激,它们是伴儿。它们是组成这个世界最美的部分。

草木在“云中村还是在那里,在这一天最后的阳光下面”,阳光寸寸上山时,作为祭师的阿巴,从离开就在回来路上的阿巴,像柏树松树一样,长成了云中村的一棵树。阿巴看见“阳光拉出一条明亮的线,一点点移动”,漫过每一块石头,每一棵草,每一株树。这时候的阿巴,像极了《大地上的阶梯》中的阿来,他一个人行走在渐渐抬升的大地上的样子,一个人坐在大渡河边,听得见“太阳敲响群山的音阶”,等待黄昏来临的样子。

祭师阿巴回到已经没有人居住的云中村,安慰在地震中遇难的村民。他潜入夜晚,去每一家人的废墟,呼唤他们的名字,试图遇见他们,照顾他们。但是他们不在,他们变成了云中村的草木。于是鸢尾在他的呼唤中开了,枸杞疯长,“花茎修长的金莲花在风中的身姿像那些摇摆着身体唱歌的女人”。祭师阿巴没有看见鬼魂,但他已经成为一个与神灵相通的人。他创造了神迹,消失已久的鹿群来了,沉睡经年的罂粟开了,他成就了那个“非物质文化”。“阿巴从鹿眼里看得见一个被扭曲得有些怪异的世界。天空,云彩,树,山坡和自己。鹿眨一下眼睛,这个世界就消失。鹿睁开眼睛,这个世界就出现。”这种不经意的描写却像是云中村的谶语,大地及大地上的草木,很快就会消失。

村庄消失,草木消失,那么“人死后可以变成一棵树吗?要是可以变成一棵树,那他就变成一棵树好了。变成一棵云杉,冬天的针叶坚硬,春天的针叶柔软,就那样和山上那些树站在一起。变成一株在风中喧哗的树。变成一株画眉和噪鹞愿意停留在上面啼叫不休的树。变成冬天里一群血雉挤在茂密枝条间躲

避风雪的树。变成一株如果得了病,啄木鸟愿意飞来医治的树。”这是阿巴的理想,也是阿来的理想吧。只有一个人的云中村,阿巴与其说是为了抚慰亡魂不如说是为了云中村的草木。他千呼万唤那些亡魂,回应他的只是一片静寂,只有微风吹动着草,吹动着树,吹动着云。”大地仿佛永远如此,杜鹃树在开花,刺莓果在成熟。阿巴的日子就是看着草木的生长,如等待一株蔓菁的长大。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那一天一定会来,当活着的村民移民到了别的村庄,阿巴就在算着这样的日子。当他重回云中村,下定决心和云中村的草木一起消失时,他做了作为祭师该做的一切之后,就等着这个日子。他啜饮蔓菁叶片上的露水,爬上桃树吃桃,坐等阳光扫过草木,天空归暗。但他明白“人生来就是要干点什么的”。他已经安抚了亡魂,祭了神山,阿巴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好祭祀消失的草木和大地。他只愿云中村的消失是在有月亮的晚上,是在不给其他的村庄造成新次生灾害情况下安静地消失。没有怨天,没有怨地,没有呼天抢地的呐喊,因为那个最美的生命央金已经喊过了,“身体向左,够不到什么。向右,向前,也够不到什么。手向上,上面一片虚空,也没有什么可供攀缘。”在自然大灾面前,人和身边的草木一样,什么也做不了。“不要怪罪人,不要怪罪神。不要怪罪命。不要怪罪大地。大地上压了那么多东西,久了也想动下腿,伸个脚……大地没想害我们,只是想动动身子。”阿巴的话后来被那个地质博士证实是对的,他明知道云中村要消失,他和两匹马在一起,和草木在一起,“变成了一股由泥土和岩石组成的凝固的巨流”。

当阿巴的外甥仁钦向上级报告:“云中村消失!没有形成堰塞湖!没有人员伤亡!瓦约乡平安”时,阿巴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完成了他最后的神职。他变成了一棵云杉,会在新的泥土里重新长出来,带领云中村所有的草木重生,就像寄予了仁钦母亲魂灵的那株鸢尾,鲜亮如精灵。

有许多历史上的名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都是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他们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甚至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或是他们的轶事趣闻,我们也略知一二。然而,对于我们,他们依旧是陌生人。除了他们的名字和时代,他们的生命生活,情感情志,行藏隐显,爱恨情仇,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上官婉儿,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名女性。

这位“秤量天下”的“巾帼宰相”,常读到或听到她的名字,前面却总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武则天,她就像是女皇的影子。但这个“影子”毕竟是一位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她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活在怎样的时代,有怎样的成长经历,有怎样的事功、怎样的人生、怎样的结局,时人或后人又怎样去评判她及她的功过?即使我们发挥现代人的优势,打开网络,搜罗到关于上官婉儿的一切资料:正史、野史、逸闻、小说、演义、诗歌、墓志、文章……这些对我们来说,一如吉光片羽。

而她,依然是竹外桃花。

当寇研的新书,由中华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烟霞问讯,风月相知——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出现在我眼前时,不禁会心一笑,同时,也有好奇和隐隐的担忧。“烟霞问讯,风月相知”是上官婉儿的诗句。一个人的诗也许是最靠近一个人心灵的部分。“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那是她,和她波澜壮阔的时代。我们要了知一个人,时代、心灵、经历,缺一不可。所以,这样的书名,本身就让人一见知义,一见知心。

作者确是一个善于结构和编织的巧手。全书以上官婉儿的一生为线,按时间顺序串上她的经历和主要事功。对于任何一本写历史人物的书,这样安排可谓中规中矩,但同时也就略显平淡了。而本书的结构精彩处,就在于用了“双重”的结构。全书共分15章,每章开头都用了上官婉儿的一首《流杯池》的诗。《流杯池》是上官婉儿在她去世的那一年在长宁公主府邸晚宴时写的一组诗,共25首。作者从中选出15首,对每首诗作了详细而独到的解读,将诗境深化了一层,并作为每章的开头,和此章的内容之间在某种精神层面

书香茶座

## 科幻文学的中国表达

——读《宇宙晶卵》 □宫彬杉

距离1993年王晋康的科幻处女作《亚当回归》发表已经有26年了,在这26年中,王晋康共获得中国科幻大奖银河奖15次,《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曾说过“不知道是《科幻世界》造就了王晋康,还是王晋康造就了《科幻世界》”,这些都足以说明王晋康在科幻文学方面的创作实力与他在科幻文学界的重要地位。

对于了解王晋康作品的读者来说,进入王晋康近期发表的长篇小说《宇宙晶卵》的文本并不难,其中涉及的科学原理与论断基本延续了王晋康小说中一贯的物理知识体系,也沿用了一部分世界观设定与人物设定。但随着《三体》斩获雨果奖以及2019年年初《流浪地球》的热映,科幻文学的讨论度逐渐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可以说科幻作品的受众已经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小圈子,科幻文学正逐步向大众读者敞开,科幻作者也需要更多地考虑科幻文学的可读性。与科幻文学的受众群体变化一同出现的,还有受众群体对科幻作品中中国独特表达的期待,期待着科幻文学中的中国面孔、中国元素。

《宇宙晶卵》将故事背景设定为末日逃亡,讲述的是人类为躲避即将到来的宇宙暴胀对智力的摧毁,分成天、地、人三支船队驾驶亿马赫飞船离开地球,奔赴太空,开启“智慧”保鲜之旅的故事。其中主要人物姬星斗所在的人船队的目标是进行环宇宙航行,验证爱因斯坦的“宇宙超圆体”理论,寻找超圆体宇宙中心。最终天、地、人三支船队在超圆体宇宙中心惊喜重逢,并触发了宇宙晶卵在六维时空中的重新诞生。

## 宇宙逃亡背景下的家园情怀

理解康平这个人物,是深入理解小说题目的重点。当天船队船员得知自己凭借高速的亿马赫飞船躲过宇宙暴胀,免于智力损害时,他们是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的?地球对于他们来说是深埋于记忆之中伤感的符号,他们没有把自己当作是宇宙暴胀危机下的地球幸存者,伤感的情绪盖过了暴胀之后存活下来的欣喜。地球是人类不能舍弃的“根”,离开地球意味着人类的熟悉度的确定性消失以及物理基础研究在宇宙尺度下的失效。因此,即使在宇宙暴胀中免受智力损害并存活下来,但在天船队船员看来,他们是宇宙时空中无根的浮萍。

康平打破了这种凝重的气氛,他对天船队的船员们劝解道:“咱们面临的并非新问题,而是人类一直都要面对的老问题。人类文明史中历来都是以小范围内的确定来面对边界之外更大的不确定……就是宇宙浮萍又咋样?至少地球上的浮萍活得自在,活了上亿年”。康平提醒天船队船员们不要忘记前辈的两句老话:活着!先走起来再找路!的确,人类没有能力改变类似于宇宙暴胀引发的灾难,但是人类可以通过智慧、理性来不懈奋斗并重新创造。强大的创造力与执行力使人类在宇宙级别的灾难面前,具备延续自身文明的可能性。如果地球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不意味着人类要抛弃地球彻底做宇宙的流浪者。所以,天船队船员怀着

对那颗蔚蓝色星球的想念,继续进行环宇宙航行,验证前辈提出的宇宙超圆体理论,以便创造新宇宙,重建地球。

最终,天船队找到了超圆体宇宙中心,并联合地、人两支船队将宇宙晶卵搬到一个全新的六维时空中,在高维宇宙中再次催生了它。在这一时刻,全体船员们心中的呼喊只有一个声音:“诞生了!回家了!”感叹号是情绪的绝佳传达,这简短的六个字是对天船队进行环宇宙航行寻找超圆体宇宙中心的有力回应。在此,宇宙晶卵在六维时空中诞生有着双重意义。它首先是超越了抛弃肉体的只留存信息的生存方式,构造了高阶的命运共同体;其次,这是一种全新的回归——人类在新的六维空间中创造了新宇宙,重建了家园,实现了对地球这一生命家园的回归。

## 人工智能单元的“人性”书写

在《宇宙晶卵》中,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形象:小圆圆。它是人船队天马号、天单号、天狼号三只飞船主电脑的外部电脑——一个会飞的圆球。小圆圆实际上是台量子计算机,它能够单独控制飞船的航行。随着“小圆圆”的成长,它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元元”。

从人工智能诞生之初,人们就一直在探寻人工智能是否能拥有独立的意识。如果人工智能个体拥有独立意识,它们是作为人类的朋友存在,还是作为反抗人类的对象存在?如果说人的本质在于人性,那么人工智能的本性是什么呢?王晋康的人工智能书写不是聚焦于智能单元的智能性、超越性,或者说反叛性,而是用“人性”来解决智能单元身份定位的问题。

元元有一颗特别的“仁义之心”,它是个拥有“人类之仁”的智能单元。面对年少时犯下大错要被执行死刑的姬星斗,它会流露出不舍的情绪;在感受到人类对它的的不信任与猜疑时,不会愤怒地转而攻击人类;在阻止康平回到飞船上时,元元本可以用其他手段轻易地杀害人类,但它并没有过实际的伤害人类的行为……诸如此类的情节都在言明元元是个非常富有人情味的智能单元,它具备人类的美好品质,与人类之间有着真挚的感情。包括最后元元的叛变,也并不是来自对人类本性的失望,而是出于对人类的情感,帮助人类认清生命的本质,实现生命的提升。在《宇宙晶卵》这部散发着金属光泽,有着硬科幻质地的作品中,元元是个温情的“有人性”的智能单元的形象。

这种没有直接刻画人类与智能单元之间正面冲突的处理方式不是作家对于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微妙关系的回避,相反,这是一种文化自信带来的积极应对。在小说中,元元逐步拥有了独立的意识,对飞船面临的境况有自己的判断,认为它自己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的助手,是和人类一样的高端智慧体,甚至是人类的引领者。但它始终有人工智能单元的阿喀琉斯之踵。天船队船员理解它作为不同的生命形态有着不同的生命追求,尊重元元回归本心的个体

选择,更有着与人工智能生命体截然不同的对现实、对未来的信心和美好期待。

## 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呼唤

末日逃亡的背景下的外太空探索以及技术手段之外的宇宙迷思对于科幻文学来说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三体》中,我们也能看到刘慈欣对相应问题的处理方式,即在面对文明的覆灭之时,人类选择用石刻的方式长久地留下文明的信息。在《宇宙晶卵》之中,元元相信自己的判断与选择是超乎现行世界物理规则上的绝对正确,相比于“活着”,“留后”才是生命的最高目的,甚至生命世界的林林总总可以简化为两个字:信息。这一场寻找超圆体宇宙中心的环宇宙航行,目的本就是为了寻求生存。但如果,这种“生存”是以人类肉体的消亡为前提的“意识生存”,人类又该何去何从?

在《宇宙晶卵》中王晋康给出了他的答案——终点本身亦包含着起点,生命的终结也同时孕育着新生命的诞生,就像午夜12点同时也是新一天的零点。王晋康将超圆体宇宙中心赋权,将其视作“至尊、极玄、万流归宗之地”,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宇宙之元。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追溯“元”的字源。《说文解字》中说:“元,始也。从一从兀。”元字的本义是头,引申义中包含了首次、首位、开始。小说中作者借吉儿之口反复表达了一个观念:“大自然的奥秘可以有各种解释,物理学的解释最简洁深刻,道家的解释最玄妙,诗人的解释最美丽。这些解释我都很喜欢,我认为它们本质是一样的。”换言之,王晋康在小说里想要表达的是,不论是物理所代表的科学技术,抑或是道家所代表的哲学思考,还是诗人所代表的文学阐释,它们的本质都是面向生命终极意义和宇宙之元的思考。

什么是生命的本质,又如何实现生命的提升?《宇宙晶卵》用了十七年蝉的精妙隐喻。船队的科学官吉儿在谈论十七年蝉时提到,这种蝉在地下蛰伏十七年之久后,能同时从地里钻出来繁衍。十七年蝉是如何确定这一打破蛰伏的时刻的呢?吉儿认为从科学的角度说,十七年蝉的同步行动肯定有一个简单高效的物理信号,但她内心深处更愿意相信十七年蝉是在冥冥中听到“生命之神”的一声号令。

那么,对于船员们来说,这一声“生命之神”的号令是什么呢?既然生命个体离开生命宇宙晶卵的意愿会同时表现为物理上的斥力,又是什么让生命共同体在追求生命个体意义的同时进入集体决策的意识之中?在末日逃亡的背景下,这一声生命之神之令是命运共同体繁衍文明的希望,是创造新的生命家园的渴望。可以说,宇宙晶卵在六维时空的诞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未来生命共同体的方式。王晋康用理性和中国元素书写出他的人文牵挂,其中流露出的对生命终极问题的关切与追问,将进一步为中国科幻文学注入整体性的理性思维和超越性的宏观视野。

## 开卷絮语

## 寇研《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

## 史笔诗心

□左小光

意并重。写史要生动,写意要传神。资料就那么多,而且还需要考辨源流,去伪存真,取精用弘。这些都是对作者的巨大挑战和考验。材料少则感多,材料多则可能感更多,历史本来就是烟云,本来就是迷雾。

作者对传主有一个独特的发现。与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等不同,她们的上位是从“男权统治中分一杯羹”,有来自其父、其夫、其子的男权资源可依托。而这些,上官婉儿全都没有,“有唐一代那批与男权争锋的女性,只有她才是真正的闯入者”。这个发现可谓是一个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烟云而做出的深刻合理的洞见。而本书就是以这个发现为根,从纷乱的资料中一其旨归,敷演出这个“闯入者”灿若云霞的传奇人生,可谓慧眼别具。

一般写历史人物传记的作者会有意无意地拔高或美化传主,而本书的作者,在这方面无疑是严肃而又审慎的。比如,书中提到,武则天秘书班子的三个核心人物:上官婉儿、太平公主和一位李姓夫人。这位李夫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墨敕制诏的主要负责人,上官婉儿跟随武则天20多年后才真正开始参决“百司奏表”,“上官婉儿并非如坊间传闻一直是女皇身边不可取代的私人秘书,绝大多数时间她应该都是李氏的下属而已”。

另外,传主的生命历程中很多资料是阙如的。比如,上官婉儿因祖父上官仪事幼年即没入掖庭到13岁,她的成长过程历史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而她在段时间所受的教育以及性格的形成,对她的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既无可说,又不得不不说。该如何说呢?

作者用了好几种方法来推演这段空白。一,用《旧唐书》的记载:“及长,有文词,明习吏事”及掖庭设文学馆及习艺馆来推知上官婉儿在掖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包括文化和礼仪及政治素养。因果推因。二,用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在掖庭的不幸遭遇来推知上官婉儿在掖庭的处境。这样的推论看似主观,实则是很严密精当的。

书中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上官婉儿所处的历史时期,各方势力争斗尤其峻烈,光宫廷政变就有很多次,可谓波谲云诡,而上官婉儿就处在这个漩涡的中心,处境的复杂可想而知。要写好这些“复杂”,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作者表现这些历史事件,作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处理,就是将所有历史事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条分缕析,化繁为简,下笔省净,让读者一目了然。

比如,书中写到神龙政变,分别列出了参与政变的“四路人马”,并且写了各自的任务和分工,以及各方力量在政变中的表现,300字不到就把一场复杂的争斗客观细致而又生动活泼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这样的写作方式,很有代入感,全局细节兼顾,给读者一种始于明晰、终于愉悦的阅读体验。我相信这是作者倾入了大量心血对史料的心细研读,才能有这样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好手段。

另外,本书中许多诗化的语言也是一个亮点。有些事情是说说说不明白的,用形象化的语言更能表达那种幽微绵邈不可捉摸的精神化的东西。如新旧唐书都提到上官婉儿与武三思的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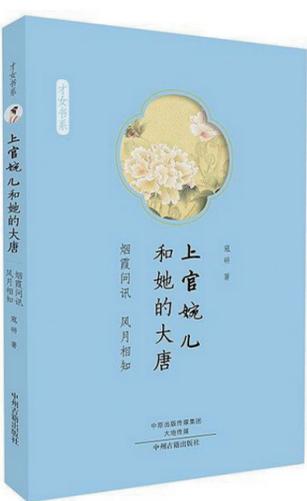
情,并因此“推尊武氏而排尊皇家”,引起节愆太子厌恶,差点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那么,问题来了,他俩之间的私情是爱情吗?作为“韶警”的上官婉儿会因为私情而去作政治上的站队的事情吗?会“情令智昏”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差点为情殉身吗?如果不是,史家的记载一定是有所本原,如果是,他们之间的“情”应是深情了。作者这样写道:“这同命相怜、相惜之情”只能是羸弱的,甚或畸形的,长在一片庞然的阴霾之下,先天不足,无光亦无水,如同牵在石壁上形状狰狞的枯藤……”这个比喻,能引起读者无限遐思,也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作者的史笔与诗心,由此可窥。

还有,作者在书中有一些“插话”,是非常幽默而且幽默的。例如写张柬之老来得重用,并成功发动神龙政变,是还政李唐的股肱,可谓老谋深算,政治素养也登峰造极了,“当年狄国老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时说,老张老是老了点,但确是宰相之材”。结果神龙政变结束还没几天,他就被阴谋构陷,流放岭表。瞬息之间,境遇云泥,可悲可叹。但作者此时没有流入此俗套,而是画外音式地感叹了一句,“但这个老张啊,还是老了点。”令人耳目!书中这样的有趣句子非常多,是作者的一个风格,增加了可读性和趣味性,同时又发人深省。

本书虽以上官婉儿为传主,却写活了一群人,各人面目,或精心刻画,或着墨无多,却都跃然纸上。足见作者写人的功力。本书是历史题材,用语却非常现代,读起来一点都不会沉闷,同时,也因此有了一些现代目光的审视,颇引人入胜而又耐人寻味,如“纸牌屋”“玛丽苏”“软饭大王”……今为古用,又能以一当十,可谓点铁成金,让当代读者马上心领神会,产生与历史的共鸣。

读完此书,仿佛那个时代在眼前复活。作者用生花妙笔,为里面的人物赋形,写影、传真、传情、且传神。

每一片飘落的花瓣都存着一个芬芳的灵魂,每一片雪中的枯叶都含着一个春夏秋冬的轮回故事,斯人已远,又宛在眼前。《大唐故婕妤上官氏墓志铭并序》中写道:“鬼龙八卦,与红颜而并销;金石五声,随白骨而俱葬”。寇研说:“她来,她来过。”



上有高度契合感,让文学的上官婉儿和政治的上官婉儿变调复查。这是一层妙处。

《流杯池》是上官婉儿生命的最后一年所写,主要的精神取向都是隐逸之趣山林之志。古人云:诗言志,这也许是上官婉儿内心最真实的表达。她仿佛厌倦了政治的倾轧和权力的绞杀,身在朝堂,心在世外。把一首首《流杯池》置于每章之首,后面是依生命轨迹而次第敷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观照。而作为全书的结构框架,这样的安放会造成强烈的张力效果:一面是出世,一面是入世;一面是山林,一面是朝堂;一面是心灵的向往,一面是沉重的肉身;一面是莫如归去,一面是在兹兹兹;一面是情之所钟,一面是身之所寄;一面是生命,一面是生活……这样的架构,这样的张力,使本书显得非常立体而丰满,所谓骨肉停匀。

要写好历史人物,有一个难度,就是既不可根据史料资料作考据工夫而太过纪实,又不可凭浪漫的臆想而太过敷演,也就是说,要写实与写